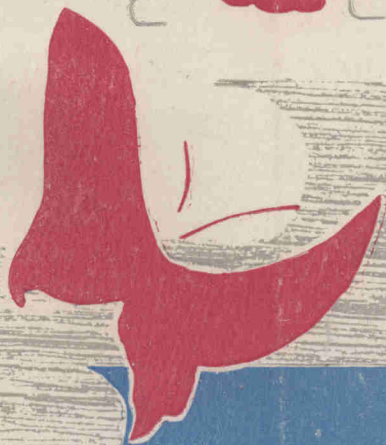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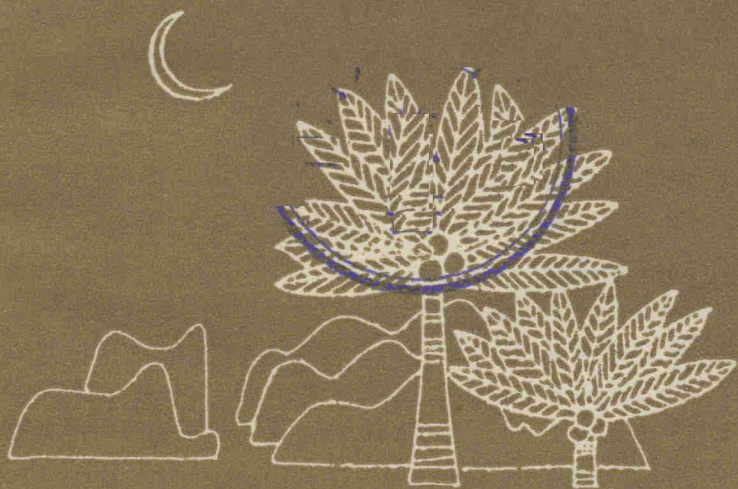
龙津明珠

LONG JIN MING ZHU
LONG JIN MING
ZHU LONG
JIN MING ZHU
LONG JIN MING ZHU
LONG JIN MING
ZHU



龙津明珠

清流县电力公司 清流县文联 编



龙 津 明 珠

清流县电力公司 清流县文联 编

百花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天津市赤峰道130号）

福建建宁印刷厂印刷

开本787×1092 毫米1/32 印张5 $\frac{1}{8}$ 插页2 字数95000

1990年12月第1版

1990年12月第1次印刷

ISBN7-5306-0618-2/I·537

定价：2.35元

内 容 提 要

“昔日松明为伴，今朝喜观荧屏”，这是清流县今昔巨变的真实写照。这本集子，从不同的角度讴歌广大电业职工无私奉献的崇高精神，以纯真之情，赞颂了美丽的清流山水，读后令人为之振奋。

目 录

龙津明珠赋·····	林万春 廖允武 (1)
偷取天火照深山·····	宋协和 (7)
龙津河散记·····	裴耀松 (10)
清流明灯·····	张如腾 (13)
春游嵩口·····	陈孝华 (16)
一代风流千秋业·····	郑鹤培 (19)
深山小夜曲·····	郑鹤培 (21)
明珠赋·····	李升宝 (23)
最是难忘时·····	浪 华 (27)
碓米声声·····	晓 波 (31)
儿子、瓷器和丰碑·····	老 三 (35)
桥头沉思·····	江春福 (41)
拍摄《闽水魂》随记·····	青 波 (44)
山区明珠·····	黄兆森 (48)
心曲·····	黄兆森 (53)
那座输电铁塔·····	吴传义 (54)
“社公树”作证·····	吴传义 (56)
坪上那盏灯·····	李万成 (58)
路漫漫·····	李万成 (60)
掇拾起的情思 (外一章) ·····	余王灼 (64)

明亮的星·····	何其青 (66)
重上鱼龙岗·····	何其青 (68)
安砂月·····	黄秀洪 (71)
老井·····	黄秀红 (73)
风雨龙津游·····	黄 佛 (76)
心中的诗行·····	老 井 (78)
电的赞歌·····	杨德忠 (82)
龙津河水清悠悠·····	李华德 (84)
呵! 九龙滩·····	何俊良 (86)
月夜游琴源·····	黄 劲 (88)
迷恋·····	刘良裕 (90)
追寻·····	李 信 (93)
鱼龙明珠·····	徐世华 (95)
城头抒怀·····	翁辉光 (97)
山风款款而来·····	罗佐鸿 (99)
鱼龙岗水电站巡礼·····	江金火 (101)
深山情愫·····	黄秀毅 (104)
初恋·····	芳 草 (106)
灯光·····	芳 草 (108)
告辞·····	陈天助 (109)
三十年的时光·····	旅 愁 (111)
桅子花梦·····	王宜峻 (112)
家乡的灯·····	李新升 (114)
测报灯·····	李青畴 (116)
节日的灯火好迷人·····	赖和平 (118)
九龙溪畔夜明星·····	罗有清 (120)

灯.....	江凤英 (122)
星星.....	江凤英 (124)
龙津河的忧欢.....	伍玉萍 (125)
青山碧水情依依.....	苏淑芳 (127)
远远的街灯亮了.....	黄秋红 (129)
母女情.....	邓秀兰 (131)
绿洲.....	杨全秀 (133)
除夕之夜.....	马碧兰 (134)
思绪悠悠.....	张水香 (136)
岗位.....	邹月华 (139)
山城夜景.....	邹月华 (141)
初升的电花.....	王 燕 (142)
难忘的时刻.....	罗秋香 (144)
黎明的遐思.....	李晓英 (145)
恨不相逢.....	郭 丽 (147)
女经理.....	李升宝 (149)
后记.....	编 者 (157)

龙津明珠赋

——记清流电力公司

林万春 廖允武

有人说他们象画师，能在夜的黑色画布上，用七彩灯组成的线条，描绘出光与影错落生辉的立体画卷。也有人说他们是光明的使者，给人间带来不夜天，延长了人们的生命。每当夜登西山俯瞰龙津河两岸，闪闪烁烁，一片灯海，我就想起他们——电业工人，这些令人尊敬的“普罗米修斯”。

电业工人辛苦，尤其是外线工更艰难，为了保证线路畅通，处处青山留下他们的足迹，条条河流漂荡他们的汗水。当人们在明亮的灯光下生产出一件件优质品，当人们在闪烁的彩灯下轻歌曼舞，当人们在电视机前为扣人心弦的球赛叫绝……可曾想到，内中也有他们的心血和汗水？

今年阳春三月，有幸到清流县电力公司采访，我们看到一批无私奉献者的形象。这些同志来自山南海北，为了清流县工农业生产的飞跃，让人们生活得更美好，让歌声与光明并行，几十年如一日扎根山区，与艰苦为伍，与风雨作伴，默默地奉献着自己的光和热。

我们没有见到公司经理姚全，却似乎处处看到他高瘦的身影，听到他亲切悦耳的江浙软语。他60年代初原在福州供

电局工作，1969年来清流山区参加嵩口坪电站筹建，泥水里摸爬滚打，青春的年华更璀璨，此后，他便爱上这里的山山水水，把根扎在了这儿，愈干愈起劲。他原是电力总站站长，还任过县农委副主任，现在是经理，却平易近人，没有经理的架子，上班前扫地、下班后找职工谈心、看望病人、春节登门向职工拜年……走到哪里，哪里就春风扑面、笑声盈耳。大家最佩服的，是他果敢决断的魄力和雷厉风行的作风，分配下级工作，如果事无巨细都不敢作主请示他，反要挨他的“克”，即使部下处理有出入，他也能挺身而出，承担责任。他认为：用人不疑，疑人不用，这样才能调动大家积极性。几年来，公司领导班子以团结、没有内耗著称，人们有口皆碑。他凡事讲效率，要么不干，要干就非干出名堂不可。有一种江浙人的心肠、山东人的豪爽，胆大心细、爱憎分明，赢得了公司职工的爱戴和拥护。他抓企业升级，丁是丁、卯是卯，把企业发展目标、升级目标、经理任期目标统一起来，制定工作计划，并从自己做起。分四个专业组，将指标分解，各司其职，层层落实，效益、质量、降低成本、技术管理、安全生产和精神文明建设齐头并进，定期检查考核，严格把关。在年年先进基础上，近两年企业又连续被评为省市级先进企业和县思想政治工作先进单位、社会主义建设先进单位。他本人被评为三明市水电系统先进工作者。然而，他却处处想到集体的力量，1988年，由于任期目标成绩显著，政府奖给他950元，他却把奖金分给技术人员和班组长工人。他认为：众人拾柴火焰高，事情是大家干的，功劳应归大家。

这次接待我们的是书记林高仁、副经理唐崇清，书记瘦

小精悍，稳重大方，说话不多却有分量。唐副经理来自部队，壮实魁梧，思维敏捷，热情健谈，话语常常带出几分幽默。林书记是从事电业30多年的电气工程师，1979年从内蒙古调回福建，来到清流，他分管党务，除了做职工的思想工作，还能发挥本行专长，为生产排忧解难，与姚经理是配合默契的一对搭档。唐副经理也是电气助理工程师，在清流20年，一心扑在电业上，现在他负责行政，重言传身教，事事带头闯，哪里困难，哪里就有他忙忙碌碌的身影，不愧为姚经理的得力助手。还有分管生产技术的副经理吴汉荣，虽然未谋面，却听到许多关于他像白求恩那样热心为用户排忧解难的事例。

他们谈起1984年“六一”抗洪抢险的那次战斗：那是几十年未遇的特大洪水，浑黄的山洪似脱缰的野马横冲直撞，街衢淹没了，钢索吊桥冲垮了，一人抱不过来的大树被连根拔起，在浪峰中吟啸。险情就是命令，站领导一声令下全部出动，冒着瓢泼大雨分赴各个现场，领导还与工人一道投入了惊心动魄的战斗。这是嵩口电站的一幕：厂房外一片白花花的洪水，还在猛涨，洪水夹着大树、杂物、泥沙疯狂地向厂房撞来，机组安全受到严重威胁。不容片刻犹豫，领导一马当先，党团员争先恐后，在齐腰深的水中，你抬我扛忙着用沙袋堆坝。洪浪冲得大家歪歪仄仄，稍不留神，便有被卷入江心的危险。可谁也不却阵，互相鼓劲，坚持战斗，终于，坝堆成了，洪水无奈地沿坝边流去。望着得救的厂房，四台机组安然无恙运转正常，人们一个个舒心地笑了……

这样的经历太多了，就说去年汛期吧，鱼龙岗电站渠道塌方。水是电的命脉，渠道塌方，机组将被迫停止运转。晚

上得到消息，公司领导一个个从床上蹦了起来，汽车风驰电掣，向50公里外的出事点赶去。离塌方点约3公里的地方，路没有了，只好爬着上，滂沱大雨一阵紧似一阵，遍地烂泥，走没几步，鞋底就粘了厚厚一层，足有斤把重。他们攀着枝桠深一脚、浅一脚好不容易才爬上渠道，人人变成落汤鸡，没停下喘一口气，又马上沿着渠道窄窄的渠沿走到出事点。鱼龙岗电站的职工喜出望外，两股人马汇同一处，研究好方案，当晚便冒雨干了起来。由于塌方严重，按工程量至少要25天以上才能完成；但他们齐心合力，一人顶三个人用，夜以继日地干，提前10天就恢复了送电。

有了一次又一次的风雨洗礼，再大的困难对他们来说也算不了什么。

在办公楼的展览室里，机械工程师田雨林介绍了清流水电的发展状况。变化太大了，清流解放前没有一座水电站，1954年城关安装了一台20马力煤汽机带动10千瓦发电机，城关才第一次用上了电灯照明。1957年沙芜乡洞口村全县第一座10千瓦水电站的建成，揭开了清流小水电发展的序幕。沙坪、深度、芹口等一大批小水电相继建成发电，还通过清流变电站和嵩溪北坑变电站并入了闽北电网。水电的真正崛起是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6000千瓦鱼龙岗水电站1986年建成并入县网，以及6400千瓦嵩口坪水电站下放县内，使全县小水电发展到1988年的电站14处、装机42台、容量18223千瓦、年发电量8470万千瓦时。目前，正拟对县属各骨干电站进行扩大装机，仅技改项目，将可使装机容量扩大9600千瓦，前景可观。田工如数家珍，口若悬河，言语中流露出他对事业的挚爱。能不热爱吗，他30多年的电力生涯，有21年献给了

清流，他本身的经历，便有着丰富的传奇色彩。

1958年，他从吉林长春水电学校毕业，离开北国风光的家乡辽宁，满腔热情地来到了福建南方，1969年12月清流嵩口电站筹建，他作为技术人员来这里援助，1972年第一台机组正式发电，他留了下来，清流便成了他的第二故乡。由于机组是南平电机厂第一台试产机组，还不够完善，工艺上的不合理给发电后的安全运行带来危险，他主动发挥自己的专长，致力于技术改造，每次大修从盘车到各调试工作结束都要三五个昼夜在第一线，爬上爬下，一丝不苟。爱人上三班倒顾不到孩子，只好由两个幼儿自己哭闹。有一次修盘车，小孩出麻疹，爱人在总机值班，因小孩没人照顾，气冲冲抱着小孩找田工。厂长半路上拦住她做思想工作，说田工无论如何不能离开机房，爱人也通情达理，含泪抱着小孩回家，妥善处理，即回岗位值班。田工为嵩口电站进行了多项技术改造，消除了隐患，保证了机组正常运行，多次获市、县科技奖。几十年兢兢业业的工作串成了一条闪光的轨迹，1979年他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曾被评为1988年度市劳模，他把一半奖金交给办公室作为群众福利开支，另一半奖金献给托儿所，令人赞叹。

公司的精神文明建设也很突出，西山下的办公大院，巍巍新楼临街而立，六七层的主楼很气派，设备齐全，科室有条有理，窗明几净，人们精神爽朗，院内花草葱茏、绿树成荫，在这儿漫步，我们心情十分舒畅。最惬意要数观看公司自编的电视录像了。一个个直观形象的镜头，把我引进了一幕幕生动感人的场面。我们体验了嵩口电站机房工人们辛勤劳动的滋味，领略了鱼龙岗电站双曲连坝的壮观，我觉得

那“鱼龙争辉”雕塑弥散着工人阶级的创业精神，挺有魅力。我们听到了省、市县领导视察电力公司时由衷的赞许。我们还看到公司领导下基层与职工亲切交谈和参加劳动的情景。看到职工新宿舍楼幢幢、老同志和先进工作者游览名山的笑脸及扣人心弦的篮球赛，男女队员像一只只迎春的紫燕……

别开生面的镜头是街头电价咨询服务。画面中，公司领导和职工热情地向观众介绍电价标准和用电安全常识，用电知识图片展览前更是围满了观众。市水电局领导曾赞扬：上街公开电价咨询，清流是第一家。有一位老师还送来感谢信。原来，在咨询中，这位家在农村的老师来问为什么他们村里电价特别贵。公司深入了解，发现乡供电所以对村里的管理不善，造成管理混乱，于是，公司责成乡供电所立即纠正，按政策办理，加强管理后，电价趋于合理。这位老师不过随口一问，竟得到如此圆满的解决，因此送来了热情洋溢的感谢信。“电价咨询”服务，这是电力公司学雷锋的一个具体内容，电力公司早在1988年5月便在公司和鱼龙岗电站会议室贴出了毛主席“向雷锋同志学习”的题词，并付诸行动。姚经理说得好：职工现在面包和牛奶都有了，他们更需要精神食粮，丰富自己的精神生活……在商品化冲击波席卷全国的时候，电力公司却先走一步，掀起了学雷锋高潮，融汇着“团结、求实、拼搏、创优”的企业精神，不讲报酬比贡献，促进了各项工作的顺利进展。

我想到公司录制的电视片的主题歌：“碧空银线连万家，汗水浇开电业花，智慧迸发光和热，丹心献给电气化。”这，不正是电业工人心灵的写照吗？

偷取天火照深山

宋 协 和

清流县的朋友来信说，温郊乡也有电灯了，我的心一下子亮了，往事也随着记忆涌上心头。

那是20年前的事，史无前例的“文革”浩劫，我被下放到清流县的偏远山村温郊乡（当时叫公社）去接受“再教育”。到那里去吃苦，我的思想上早有准备，可是，晚上没有电灯这样的滋味可是不好受啊！

记得到达温郊的那一天，细雨蒙蒙，阴冷异常，天是灰色的，心也是灰暗的。下了汽车，处处泥泞，步步打滑，坎坎坷坷，在当地群众的帮助下，把我的坛坛罐罐搬进公社时，天色已晚。

此刻，本应电灯照明，可是，先来的下放干部们拿来一盏昏暗的煤油灯，彼此只能相对苦笑，心照不宣地暗示着：将就着过吧！咱们是到这里脱胎换骨的呀！

雨停了，我来到公社的门口，举目四望，群山黑影包围着的山村，竟然看不到一户窗口有灯光。只见在公社隔壁的一户农家，人们点燃着松光在聊天，山里山外生活的步调相差太远了！

虽然，我们这些下放干部，名曰“臭老九”，其实，一

点儿也不臭，各自都有专业知识，当时因为大家心境不佳，对改变无电这种落后现状漠然置之罢了。我与大家不同的是生性好动、好思索，不肯虚度年华，与其过着悠闲的“流放”生活，倒不如干点儿实事，既为当地人民做好事，也为自已当时苍白的生活充实一点内容。在这种动机下，我找社队领导汇报了想安装电灯的事；又深入到群众中征求意见，谁都拍手叫好。我所依靠的骨干分子就是闽南来的一批知识青年，他们有的当过电工、有的会开柴油机；还有当地迫切要求改变落后面貌的青年农民，他们熟悉当地情况，领我到每一个山谷察看了水源。在当地没有修水库的条件下，利用柴油机为动力是当时唯一可选择的方案。

我请与我下放在一起的清流县长夫人老季同志帮我去张罗了一台5瓩的发电机，到南平和福州采办了必要的器材；与知识青年和当地青年农民一起上山采伐可供做电杆的杉木，整整忙了三个月。为了赶在国庆前能使当地小池、一、二、三共四个生产队近六十户人家电灯亮起来，我们是竭尽全力，我也忘记了自己还是个身处逆境的下放干部。

记得一天，我们四个人扛一根电杆往田间挖好的坑去埋，他们三人用的是左肩，我用的是右肩，虽心齐却力不协，当从肩上往地下扔木头时，我被打倒在水田里，一阵昏迷，一种从未体验过的异样感觉从脑际闪过：我就这样完了么？

当他们三人发现闯了大祸时，都围过来，摇着我的身躯，呼喊着我的名字。我象从迷惘的山野中隐隐约约听到有人呼喊，睁开眼看看自己的狼狈相，急忙爬起来，安慰他们：“没有事，继续干活吧！”我一个人赶到公社请黄医师

给包扎了手臂上的伤口，继续赶到现场。我也生怕再出事故，那些年轻人要出了工伤事故，对他们的家庭，对支持我干这一番事业的领导都不好交待。

装电灯，在城里人看来是易如反掌、微不足道的小事，但在我们那个开天辟地没有过电的地方，那是非常困难的。比如：在正式送电之前，有一根电线没有接牢断落在地上。此刻发电机正在运行，一位姓温的小青年抓起电线就要攀上电杆去接。把我吓得心惊肉颤，急忙喝道：“小温，快！丢下电线，你不要命啦！”

也许我的声音太高，屋里的司机小林急忙刹车，冲出来问：“出了什么事？”

此刻，小温还不服气说：“这有什么大不了的事，几十米长的杉木我都扛得动，这么一根电线有多重呢？”

我与小林无可奈何地相视而笑，“初生牛犊不怕虎”。

我们避免了事故，按期于1970年国庆前一天晚上向每家每户送去一盏光明的电灯。寂静的山村沸腾了，公社和县领导都来祝贺。有一位领导兴奋地说：“你们一夜跨过了一个世纪，取来天火照亮深山，我祝贺你们，感谢你们！”

我流着喜悦的泪水躲开了，我不敢接受这样的赞誉，没有领导和群众，我算什么呢？

后来，下放干部都分别回到省、地、县各自的岗位。但我仍然时常挂念着我曾在那里生活过三年多的地方的人民用电问题。这并不是我不自量，实在是因为，我为它流过汗、淌过血、操过心。

电，在清流县已经普及到温郊那样偏远的地方，我怎能不为此而高兴呢？遥祝清流华灯异彩、永放光明！

龙津河散记

裴耀松

在我记忆的童话里，永远也忘不了龙津河沙滩上的芦苇，沿岸密匝匝的黄竹丛，还有夏日背着大人下到沁凉的水里去游泳的情景。

忘不了萧瑟的寒风中枯干的苇叶摇曳，横斜的竹枝贴着水皮原处漂游。期末复习时，伙伴们来到沙滩上名为看书实是戏闹，“水泊梁山”纸幡随处可见，攻“城”夺“寨”好不热闹。

童趣还在禾仓坑口小溪与大河汇合的岸边，鹅卵石下往往躲藏着可爱的小生灵。一只河蟹五对脚，前边一对像钳子，那时节，能捉住一只带回家玩，夜里做梦也笑得更甜美。杨梅潭附近的一条小溪旁，萋萋芳草间留下过我少年时的足迹。也忘不了在小溪里捉鱼的欢声笑语，大人们把“马蓼草”捣烂冲入小溪，溪面便会出现翻着鱼肚白的奇迹！

龙津河上也有惊心动魄的景观，那是春夏之交山洪暴发的时候，浊浪翻滚，声若雷鸣。枯树、杂草、木椽连成长串漂浮水面，水鸟悠然自得蹦跳其间，偶尔还可见长虫在枝亚间爬行。记得那时候，每当发水便吸引了好大奇的观众，或登高驻足，或沿岸观望，更有弄潮儿在水上顽强搏击，气壮